



析玄

單

□ 13
2997



門 23
2997

天保辛丑新鐫

淡窗先生著

析玄

快雨書屋藏版



故
氏
大正十三年
一月

題析玄三十則

玄可析乎哉。可析非玄也。雖然非析則人莫知玄之不可析矣。知者不言之意。待五千言而始明。淡窗子三十則。豈得已哉。人或云。吾道猶狗馬難畫。人知其巧拙也。老釋猶神鬼易圖。人不辨其肖否也。吾謂恃人不辨。怪誕自放。安在其為能畫神鬼也。在善畫者。則狗

馬神鬼。莫有難易。未有不能畫狗馬。而能畫神鬼者也。吳道子畫驢於壁。夜起蹋碎其用具。其畫地獄變相也。東坡稱其寄妙理於毫放之外。不其然耶。淡窗子儒者也。而今其析玄也。以狗馬之能事。偶及神鬼。故其面目分明。而情狀躍出。使觀者欣然樂之。猶狗馬可畜而守夜。騎而馳途。何其奇也。何其妙也。抑

數車無車。鑿竅而渾沌歿矣。讀者當知玄之不可析。而後知玄之可析也已。

己亥九月朔小竹散人弼

予讀淡窗先生析玄。其言可喜可愛。可愕可畏。奇之又奇者也。其義獨剗。无所踏襲。可喜也。其文淡雅。含蓄不盡。可愛也。圓活變幻。出人意之表。可愕也。探隱鉤微。泄天機之秘。可畏也。蓋其胸中所蘊。浩浩滾滾。隨筆端而流露。非有意而爲之也。豈非古之奇者耶。抑老氏之術。不明於今世。言之者。動執迂濶拘戾。

之說。非人所是。是人所非。固爲世棄物。否則務馳虛遠高妙之辨。言如可聽。而無補於事。亦清談之餘流耳。若此編所述。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內之身心。外之國家。苟得其用。豈曰小補之哉。然則析玄一書。修身要道。經世常典。豈非奇極而正也者乎。

門人 豐前 中島種任謹撰

藤東咳曰
不得已三
字不可忽
卒看過是
即玄之骨
子此三十
則亦不得
已也

不得已於關尹而著五千言也。稱之曰玄。
玄者幽昧不明之謂也。是豈有意於家傳
戶誦哉。黃冠之徒。自病說無稽。託諸柱下。
亦籍之尊帝心。陽尊莽之禘虞舜也。牽合
若夫我邦。黃白燒鍊之說。與符咒齋醮之
務。概乎無聞。而道德一經。獨為儒流所攝。
此反近其真耶。抑喻諸畫六經畫人物也。

纖細悉備。歷歷可觀。五千言畫風雲也。草
木委靡焉耳。峰巒隱見焉耳。以儒視玄者。
徒認草木為風。認峰巒為雲。是果近耶。果
不近耶。作析玄。全篇文體。以譬喻勝。形容
空理。要須如是。人物風雲。
絕妙
好喻。
玄所宗者無也。無者神明之德。造化之機。而
聖人象之也。神明之德。以體言。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也。造化之機。以用

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聖人象之。言非人人所能也。造語精確。一字不苟。無

者不可得言。不得已而言之。舉其彷彿也。

虛言其無思也。靜言其無為也。一言其無

二無三也。玄言其變化不測也。言其不與

物爭。則曰柔曰弱。言其不傷物。則曰慈曰

愛。言其不先物。則曰後曰下。言其不妄費。

則曰儉曰嗇。虛也。靜也。一也。玄也。柔弱也。

慈愛也。後下也。儉嗇也。均之無耳。譬如雪

也。白言其色。寒言其性。輕言其體。非白外

有寒。寒外有輕也。

無之為用。制數之道也。夫數者有形所不免

也。晝夜相代。寒暑相推。數在天者也。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數在地者也。生必有死。興

必有亡。數在人者也。但人者有心。不與天

地同科。故定數之來。隨其行事而變。要在

以道制之。若夫制數而不為數制。是五千

言所以作也。

千古未發之秘。若武陵溪上始認洞口。

也高崇

無能制數者何也。無之義廣。然舉要言之。則

不有其有之謂也。

五千言。唯是無一字。無之訓。唯是不有其有四

字。從橫上下。終不出此範圍。何等簡妙。

內之性命。外之富貴。

皆有也。有生必有死。我是以知不有生者。

之。不。死。也。有。興。必。有。亡。我。是。以。知。不。有。富。

者。之。不。亡。也。

四句機鋒太利。作者用意之筆。

我剝吾形。去

吾欲。冲然漠然。遊物之初。是謂未始有其

生。則死無能逼矣。

金丹秘訣。要不外此。

富而能散。貴

而能降。是謂未始有其富。則亡無由來矣。

富過此以往。有善而不有。有功而不有。有名

譽而不有。夫唯不有。是以不失。是制數之

要也。

一則揭上下篇大旨。古來談老者無此簡徑捷直。

富貴顯榮。我所欲也。當其去。追而留之。貧賤污辱。我所惡也。當其來。拒而逃之。是以區區之力。與造化爭捷也。何異夸父與日競走哉。善制數者不然。我所欲也。及其未去而逃之。我所惡也。及其未來而就之。我逃則彼逐。猶影逐人也。我就則彼避。猶人逐

影也。蓋彼之來去有定數。而我常先之。先

則制物矣。

剖析至此。玄機畢泄。而造化歸我掌握矣。燈下讀之。覺窗外鬼

哭啾啾逼人。

故虛所以為實也。靜所以為動也。

一所以為多也。玄所以為明也。其用不測。

尼父有猶龍之嘆者。以此。

此與孫武致人而不致於人相

似。但用之於人。良將之術也。用之於造化。聖人之機也。

語曰。隔山見煙。早知是火。是魯人之為也。敏

後小竹曰
剖析老子
意無復餘
蘊矣

者則不然。見角而知馬。見足而知蛇。奇語

未經

道人夫良賈居貨也。夏則資裘。冬則資葛。早

則資舟。水則資車。夫唯早知。是以先其數

而制之。故太上制數。其次任數。易傳曰。先

天而天不違。制數也。又曰。後天而奉天時。

任數也。

任數亦知者之事。兵家所謂後人有待人之衰也。

盛極則衰。人皆知之。而不知盛之極即衰之

兆也。夫孟夏純陽。猶未太熱。至六七月群

陰生下。而後流金爍石矣。寒氣亦然。待陽

復之候。而後猛厲。人生四十。血氣既衰。身

方肥豐。皆內虛而外實也。以西漢一代論

之。炎運之盛。其在文景乎。未極於外也。至

武宣始極。而衰萌於內矣。未見於外也。至

元成而見矣。若借人身為喻。扁鵲所謂疾

在腠理。武宣是也。在血脈與腸胃。元成是也。至於哀平。則將望色而走矣。賢者當季世亦不能

出手。夕陽無限好。唯是近黃昏。詩人之嘆可見。是以制數者及其

未盛也。盛而制之晚矣。況至其衰乎。三代聖人。

皆當開國初。制禮興樂。維持國運。卽及其未盛而制之也。此可謂篤論。

玄其本易者乎。易言數。玄亦言數。易言數也。以陰陽。玄言數也。以有無。易道尊陽卑陰。

玄則有無互為尊卑也。以行事言。則安靜

為無。躁動為有。挹損為無。驕矜為有。是無

尊而有卑也。所謂以無為宗者也。若以賦

稟言。則昏昧為無。明哲為有。孱弱為無。強

毅為有。是無卑而有尊也。闡幽顯微。如望遠鏡中看月。覺

千古談者。皆在雲霧之中。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又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內外異宜之

謂也。

損己益君之謂忠。損己益親之謂孝。損己益

天下之人之謂仁。故知善也者。損己之謂

也。損君益己之謂姦。損親益己之謂逆。損

天下之人益己之謂暴。故知惡也者。益己

之謂也。損己者。天益之。富貴壽考是也。益

己者。天損之。戮辱死亡是也。言近旨遠。受用無盡。喻人

者不當如是耶。故欲知堯與桀之分。無他。唯其明

損益之數與否已。

天道福善而禍惡。理也。缺盈而益損。數也。抑

世有善賢而禍者。其人必剛而自矜也。否

則在高位也。否則名譽太顯也。此其數盈

矣。雖欲無缺得乎。又有姦惡而福者。其人

必柔而能屈也。否則儉節也。否則有施於

筱小竹曰
亦明解老
子之意盡
於此矣
藤東咳曰
此條不唯
解老已亦
發易之蘊

人也。此其數損矣。雖欲無益得乎。由是觀之。則理不勝數也。理數之辨古亦有之。然未有如此明確詳盡。

夫人之好賢不能勝其惡盈之心。惡不肖不能勝其愛損之心。有賢者於此爭毀。以天希有敗。非不知其賢。惡其盈也。有不肖者於此爭助。以希無敗。非不知其不肖。愛其損也。人情若此。挹損之義其可忽乎。

蘇東坡曰
此論不非
特指矣
千之之意
始小言曰

桀紂之惡。足以喪身。而夏商之亡。不與焉。何以知之。周不盡於幽厲。宋延於徽欽之後。可以見矣。故使桀紂去。禹湯不遠。必不至絕祀。聖人以亡國之罪。專歸之於二子。垂教焉爾。若周赧漢獻。果有何惡耶。赧獻猶庸主也。唐昭明毅。有英烈之稱。亦不免亡矣。夫數之未至。昏愚不能亡。及其至也。聖

哲不能救。有國之道。唯制其數。使不盈滿。

已。三句一章之意。此聖人秘旨也。我悲拘儒疑。

革命者。故不得已而洩之。能言人之所不能言。非具一隻

眼者不能也。○儒者知理而不知數。玄者知數而不知制數。此編所以三致意也。

父母於子。賢則愛之。不肖則憐之。唯有包容。

無有弃絕。玄所謂慈。視民猶子也。人云。治

國主慈。何以懲惡。不懲惡。何以弭亂。是昧

數者也。大王去邠。不忍以土地故害民。然

民從之。猶子從父母。岐周以興。是諸侯主

慈。能興其邦也。文帝赦吳王濞不朝。賜之

几杖。而反謀自息。是天子主慈。能安天下

也。諸葛亮於孟獲。七擒七縱。而獲稱為天

威。是將帥主慈。未嘗覆其軍也。故我主慈。

則彼之惡不待懲而息。自然之數也。若猶

不。息。則。天。討。之。人。罰。之。於。我。何。有。哉。此。一。著。最。

為緊要。老氏主慈。畢竟見數。明了耳。不與釋氏慈悲同。文。王。服。狄。景。

帝。平。七。國。南。夷。不。再。叛。漢。皆。慈。之。餘。烈。也。

故。曰。慈。故。能。勇。說三寶。皆從治國上起。見立論弘大。非夷所思。

有。千。金。於。此。用。之。侈。則。一。朝。而。盡。用。之。儉。則

終。身。無。盡。國。家。亦。然。所。以。尚。儉。也。商。六。百

年。周。八。百。年。何。其。永。也。後。世。亂。亡。相。繼。短

者。或。止。四。五。年。又。何。促。也。古。時。封。建。為。治。

王。者。封。域。不。過。千。里。以。天。下。之。祿。養。天。下

之。人。其。受。用。儉。矣。後。世。變。為。郡。縣。王。者。以

天。下。奉。一。身。其。受。用。侈。矣。夫。一。來。一。往。物

之。數。也。民。供。我。之。財。既。少。則。我。應。物。之。力

亦。省。財。少。出。則。給。力。少。用。則。贍。世。數。之。永

本。於。儉。也。不。然。天。祿。之。降。何。獨。厚。於。古。而

對章
蘇小竹曰

後小竹曰
前後數章
皆名言

薄於今哉。文帝惜百金費，不作露臺，而數

免天下租稅。故曰：儉故能廣。

至言篤論，聖人復起，不能

也。易

易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敢為天下先。

亦使人求我之謂也。

一句勁甚。中石沒羽伎倆。

堯既知

舜之聖，然待群臣交薦而後舉之。君道不

宜為先也。伊尹以天下自任，然三聘之後

始起。臣道不宜為先也。孔子不憤不啓，不

悱不發。師道亦不宜為先也。若王翦伐楚，

李牧征匈奴，則知士卒不好戰，故飲食之，

拊循之，必見其願一戰而後用之。用兵之

道，亦不宜為先也。先人者求人，後人者求

於人。求人者制於人，求於人者制人。

句法古雅

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事親有隱無犯。行之於君則姦矣。事君有犯無隱。行之於親則悖矣。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判得至確田氏於齊。君奢則己儉。君斂則己施。終傾齊國之民。故曰。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晉公子重耳逢獻公喪。讓夷吾而不嗣。終殺其姪而奪之。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古昔聖人。寓兵於農。如不仁。

然食稅十一而足。後世重斂以養兵。民或終年耕而不得食。其轉溝壑死者。多於戰場。是不仁者乃仁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以下三則。倣解老喻老之體者。解喻本異體。此混而一之。人知韓信之戮。由通陳豨。不知其由乞假王。故曰。咎莫大於欲得。知石崇之誅。在忤孫秀。不知其在多財。故曰。罪莫大於可欲。范

蠶再散千金。而陶朱之富。甲於天下。文帝數免租稅。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故曰。聖

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愈有愈多。他人釋之必爲荒唐之語。此乃切實。所謂布帛菽粟之文。

上古無刑。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奪人之妻。人亦奪其妻。中古始有刑辟。刑辟之起。生於相報。相報母也。刑辟子也。故曰。天下有

始。以爲天下母。聖人知人心思報。其設刑

辟。厭人心已。故訟則治之。不訟則不必治。

下厭其心。而爲上者不煩。所謂不癡不聾。不任爲家翁家

帝國一理也。故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後爲政者。以明法爲

務。不問人心。號令日繁。制度日加。上之與

下。不耐其煩。其聽政也。夜以繼日。至衡石

程書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也兌口

今日繁之謂濟其事制度日加也○一則最覺奇古凡解經處皆不可以尋常疏解

之法視之其誠必良不故為知者以問也

帝舜之治天下使稷播百穀契布五教二者

生民之急也夫食穀者身體肥胖皮膚光

澤而至其致疾天生亦過飽之由若溪山

道人茹草飲水削然如腊然疾病不犯年

壽長矣何哉外實則內虛前損則後益自

然之符也仁義教化之具亦然以此治國

古國家殷富風俗美盛而衰亦隨生矣且因

飽致疾者減飲食薄滋味因盛致衰亦宜

還素復朴絕仁棄義之說於是乎興矣百穀

五教並說亦奇亦確夫王者巡狩天下親問蒼生疾

苦非仁之至乎乃至諸侯苦供給士庶疲

奔走萬乘所過。殆絕人煙。諸侯述職。供人
 臣節。非義之盡乎。乃至府庫空虛。借貸從
 事。舉國聽於賈人。流弊若此。哲人所以思
 古也。一種議論。非拾
 法篋篇唾餘者。
 古之善學玄者。豈斷無所施設哉。唯為無為。
 言無言。鼓舞萬物。使如我意。而人不得窺
 也。雍齒封而反者息。四皓招而太子安。是

後小竹曰
 玄之功用
 莫測亦洩
 其秘

子房之妙於玄也。下之。陸賈遊宴。而呂氏
 謀沮。田叔鞭訟者。而魯王改過。主父偃推
 恩之策行。而諸侯自削。龔遂罷逐捕吏。而
 盜賊自平。所謂無為之事。不言之教。若數
 子者。可謂幾之矣。談理妙處。若行云
 無迹。流水無方。
 天地不仁。聖人亦不仁。人心果同天地耶。曰
 民則慈之。國則治之。天地不自生。聖人亦

不自生。人身果同天地耶。曰。飢則食之。寒
則衣之。故善言玄者。不以辭害意。豈唯玄
乎哉。孔子曰。為政焉用殺。不有兩觀之誅
耶。又曰。我欲無言。傳六經者誰耶。故絕聖
棄智。非焚書也。絕仁棄義。非坑儒也。無為
不言。非面壁靜坐也。不敢為天下先。豈遲
緩失期之謂乎。得魚忘筌。莊生亦言之。此讀

老之法。古非無此論也。但文辭
瀟洒。化腐為新。使讀者不覺。

人君宜宗無也。心之為物。無視無聽。而耳目
不得之。無以視聽。無舉無蹈。而手足不得
之。無以舉蹈。人君猶心。人臣猶耳目手足。
人君身居虛無。而御群有。不以一事見長。
不以一官自任。所謂君子不器。宗無之謂
也。人臣宜宗無也。官職君之事也。非我所

私爵祿君之富也。非我所有。故范蠡於越。

張良於漢。務盡人臣之節。功成而不居。美

流於千載矣。上節濃。下節淡。猶國工寫

後小竹曰
格論

知勇之士。宜宗無也。若藺相如能廷叱秦王。

而逃廉頗。韓信能御百萬之衆。而屈於胯

下。是也。閻弱之士。宜宗無也。鮑叔之賢。不

及管仲。罕虎之才。遜於公孫僑。然同稱後

世者。以其不自用而推賢也。

治新造之國。宜以無處之。漢高克秦。約法三

章。曹參相齊。專尚無擾。創者未瘳。病者未

起。而以多事為務。是將治而却亂之也。治

當既衰之世。宜以無處之。喻之人生七八十。

氣血衰枯。病隨生焉。若攻以峻劇之藥。疾

瘳而死從之矣。宜以柔和之劑。調理之。不

彼小竹曰
妙言

必攻疾。亦可以延年。月之壽也。國家亦然。

下節全用譬喻。結唯以一句收拾。何等冷雋。

當豐亨豫大之運。宜以無處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盛者衰之兆也。非以謙虛挹損。則其衰可舉踵而待也。當困剝屯蹇之運。宜以無處之。冬之斂縮不密。則春之發生不茂。其剝愈甚。其復愈速。名言若句踐親為奴

藤東咳曰
句法從孟子來不見其痕

僕於吳。終雪其恥是也。

性命我所重也。國家亦我所重也。今養吾性。保吾命。則國家之務廢。絕物以偷生。仁者不為也。經吾國。營吾家。則性命之情病。捨身以殉物。知者不為也。若欲二者並行而不悖乎。宜以無處之。內之無為也。外之無不為也。如明鏡之屢照而不倦。如桔槔之

終日俯仰而不知勞。如此而後。性命之情

可保。國家之務可應矣。兩事作一申說。與前四則變調。以收

之也。○以上五則。從說橫說。變幻自在。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也。

或云。玄之為術。有退無進。是陰道也。夫當進

而進。當退而退。古今通義也。玄聖獨不知

之耶。其意乃在窮數推變。挽回造化。特為

知者言之。豈可以通義論耶。後人以有配

筱小竹曰
前章與易
弁論未免
配比之痕
此章斷然
以玄解玄
要言不煩

陽。以無配陰。故有玄宗陰道之說。夫謂玄

近易則可。謂玄即易則不可。以易解玄。不

若以玄解玄也。

老聃傳禮於仲尼者也。乃曰。忠信之薄也。後

儒遂疑其非一人。夫神聖立言。應變無方。

尼父罕言利。而周易屢言利。不語亂神。而

春秋專言亂。繫辭言知鬼神之情狀。告冉

有以聞斯行之。子路則云。有父兄在焉。曾

子傳速貧速朽之說。而有子明其有為。何

其不一也。援引錯雜。句法皆變。大藏八千。其說瓜分。

有權實大小之不同。何獨於老疑之。說孔長說

釋短變。化有法。近就其書中言之。曰聖人不仁。又

曰與善仁。曰無為。又曰為而不爭。曰德之

貴。又曰失道而後德。曰知者不言。又著五

千言。豈可。以上下篇為非一人之言。耶。蓋

尼父傳六經。亦老之志也。玄者有言曰。孔

氏傳道之顯。尹氏傳道之微。其言雖夸。亦

有義存焉。眾人固必之心。不可以測神聖

之旨也。此亦人不善讀之真為其文之

後之學玄者。其派多矣。莊列之虛無。申韓之

刑名。留侯曲逆之機謀。文帝曹參之清靜。

彼小竹曰
亦可以破
拘儒之見
矣

林

小

下之。晉人清談。仙家修煉。皆此物也。而未

知其孰為正宗嫡嗣焉。

不說破妙。

要之。五千言

用世術也。後人不善讀之。專為枯寂之談。其妙用隱矣。凡世之言老。皆以莊生為階梯。莊誠亞老者。而要其所歸。不必同。觀其自叙之言。可見。蓋老子沈澁精鍊人也。意在保全性命。莊周爽快洒落人也。意在超

藤東咳曰
沈深精鍊
四字亦可
贊三十則

脫塵垢。說者混之。所以失也。

品二子處。一字千金。非讀

書眼透紙
背不能。

道教之名。後人所昉也。道之為義。取於道路。萬物所同由也。而曰獨有之於己。不可以服天下之心。教者。誘愚喻惑之稱。五千言。窈冥變幻。知者猶聽熒焉。豈可被之於蚩蚩之民哉。今改道為玄。改教為學。庶得其

新

三
快
書
屋
載

實。玄聖亦當首肯且楊氏假名於玄久矣。故廢假而立真也。

漢籍傳於我邦有年於斯矣。儒說如黍稷稻粱。人既稼而穡之。食而飽之。玄說如萍實。徒玩其大如斗。赤如日耳。未嘗剖而食之。則誰知其甜如蜜乎。予惜異味無賞於世。故剖析之。將以貽一二同好焉。上節言所以述玄一

个譬喻。逐次遷轉。波瀾層層。

顧古今異情。水土殊宜。儒

說不可行於此亦多矣。至玄門之言。無常

形。無定勢。苟得其要領。則無施不可也。中節

言玄可以補儒所不及。易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莫易於無為。簡莫簡於不言。孰謂孔老

之旨不同歸耶。下節言儒玄一致。結得有趣。餘音嫋嫋。諷詠無盡。

卷首以孔子起。言其同而異。卷末以孔子結。言其異而同。唯異。故有可述。唯同。故並

筱小竹日獨得之見其妙不容喙矣

美人賦。茂陵病不痊。空有止酒詩。彭澤宿醒
頻。至彼董卓輩。至愚尤堪憐。粟支萬歲鴟。身
委一炷煙。是故淡窗翁。著書諭此民。聊託伯
陽迹。題之以析玄。忽云數可制。人驚立言新。
過欲猶如此。制數豈能然。不知此兩者。異名
而同門。人欲稍過處。天數於此延。此功在積
久。上天難俄旋。若慮雲仍後。宜慎祖先前。我

循千古跡。以徵淡翁言。憶彼先聖德。仰我
先皇恩。聖孫幾百世。皇祚數千年。茫茫五
大洲。唯此兩統傳。聖德輝經典。小子不須陳。
皇恩人不覺。滋潤久入人。五十稅其一。餘事
可想仁。大廟唯茅屋。此中風教存。淡翁說
此旨。其言太諄諄。寄語浮躁客。低頭讀此編。

門人 豐後 劉翥拜撰

其人誠及門人不豐對... 惟其言太執精... 西慰... 皇恩人不... 大慨... 决皇恩... 前千古...

跋

淡窗先生。隱君子也。身伏海之西隅。足跡未嘗踰赤關而東。而其名則播于奧羽之表矣。然人徒知其篤行。而不知其有識。知其能詩。而不知其能文。予之西遊。嘗寓其門。微窺所蘊。東歸之後。每以此語人。人未肯以為信也。近得其新著析玄讀之。言雖詹詹乎。可以見

其遠於識妙於文。因加批釋。傳之於世。欲使
不識全豹者。且窺一斑也。昔楊子雲自蜀遊
京。誦其師莊君平之德。薦紳始知有君平。先
生今之君平也。我豈子雲乎。然至悠揚師德。
竊以比焉。而東而其各限辭于奧。而之悲矣。
庚子孟秋。矢土行題於京師玫瑰園。湖未

